

秋天的味道

□鲍安顺

去朋友家造访,他拿出甜橙果冻,递给我吃。他说,用橙子纯果汁,在锅中加热后,加入吉利丁片,搅拌均匀后,倒入杯中。不要盛满容器,装一半的分量,放入冰箱冷却45分钟后取出,放些橙子肉,倒点鲜橙汁,就做成了。他还眉飞色舞地说,甜橙果冻,美味清甜,爽滑可口,营养丰富,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秋天的味道”。

他说这话时,有穿堂风吹来,那窗外小区里的桂花香气,阵阵传送,让我的鼻息、舌尖、肺腑,都清香弥漫,味儿清爽。我感叹地说,秋天的味道,就是桂花的香气。他听了说,想起来了,我俩在前年秋天,聚在农庄里,手捧桂花酒,吃着红膏蟹,看着窗外金黄稻田,玉米也成熟了,各种果实挂满枝头,有石榴、雪梨、柑橘、板栗、葡萄、猕猴桃,那丰收的喜悦,让我们感觉到,今天的生活,物质充裕,有着足够的安全感。

我听了,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秋天颗粒归仓后,他母亲用新米,做了一锅五常大米饭,揭开锅盖,那噉噉饭香,

让饥饿的我俩,垂涎欲滴。还有板栗成熟时,我俩走在街头,闻着沿街炒香的糖炒板栗,那香味直穿鼻腔,让我们垂涎三尺。我们看着排队买板栗的人们,望眼欲穿,因为手中无钱,只能在内心暗暗发誓,把垂涎咽下,眼界放开,长大成人,做一个成功的人,不再吃烤红薯,天天吃糖炒板栗,

有年秋天,我俩一起去北京,乘车时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寻找北京秋天的味道,就要到北京老地方去找,各色秋季小吃,能把你的嗅觉,完全饱和了。我们听了,去了北京小吃一条街,在昌平长城脚下的山坳里,尝够了北京的味道。我边吃边想,郁达夫《故都的秋》里,满满写的是北京秋天的味道,他在文中说,他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不过想尝一尝故都的秋味,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时常多雨而少风,让人感到一点点清凉里,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是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

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是呀,各地的秋不同,秋天的味道,也有所不同。我去南方沿海城市,秋天仿佛不存在,而我家乡的沿江江南,樟树四季常青,杨树和柳树,叶子随秋风飒飒作响,慢慢枯黄,直到落得光秃秃的,让人索然无味。我去云南洱海,那儿秋天,格桑花开得繁盛鲜艳,而我从家乡出发时,江南的格桑花,已经零落成泥。我在青藏高原的秋风里,豪饮青稞酒、香醇热辣的高粱醇,吃着糌粑,品着酥油茶,性情变得粗犷,内心无比坦荡。而在江南,当银杏叶黄时,我看玉露枫红,品小吃味道,喝着下午茶,不急不躁。更幸福的,吃螃蟹、凤梨酥、板栗烧鸡、秋刀鱼,感觉秋意辉煌,丰富多彩的味儿里,似乎有稻香弥漫,菊花清气,那池塘里的菱角与莲蓬,也溢留留香。

我想,秋天的味道,是大自然成熟的风情,向世人展示的骄傲与炫耀。那味道,是丰硕的,有魅力,秋高气爽,仪

态万象。我感觉秋天的味道,是温暖的,凉爽的,甜美的,酸甜苦辣涩,五味俱全。甜的是苹果,辣的是美酒,酸的是葡萄,苦的是莲心,涩的是硕果累累的沧桑与风情。有句农谚:“秋风起,螃蟹肥。”其实,秋天到,枫叶红了好看,万象也丰美起来,就像幸福的菊花,“宁可枝头报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写出与众不同的秋天味道,坚强美丽,品性高洁,充满色彩缤纷的生命诗意。

秋天味道,也是人文的,充满了诗风雅韵。我最欣赏的,是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孤鹜,那秋水长天,天水相接,浑然一体,让秋江清阔,天地恢宏,秋意浩瀚无涯,秋味也无边无际。有人说,秋天的味道,像一杯略苦咖啡,醇厚里带有苦涩,芳香里挟持清甜。还有人说,秋天的味道,是一瓶温馨牛奶,充满爱与幸福,弥漫诗情画意。我想,“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那是秋的寥廓与寂静,让人神思飞翔,念忧忘愁,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里,生成秋天的大味道,大境界和大神奇。

镰刀与锤头

□吕达余

最为原始的劳作工具
最朴实的材料与造型
从春秋秦汉一路闪着光亮与响声
铿锵走来
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
写着不朽与辉煌
雕刻巨龙的神韵

现在,在偏远的地方,或寻觅处
有人还像三千多年前一样
在大地这面大站上
继续地挥舞与敲打它们
汗水蒸腾挥洒
在太阳光里映出虹影

在更广大的地方,它们作为生产工具
已经日渐消失
机器与网络,更为神通的科技代替了它们
但是,无论怎样神奇

也还是它们的子孙
就像它们曾经代替过
原始人的石斧与骨针

永恒的劳动与创造
是社会永远前进的不竭的原子能
而掌握它们的人
才是历史的主人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将它们
高高地悬挂在我们的头顶

啊呵,镰刀、锤头,锤头、镰刀
铺展在广大的红色土地上
闪着金色的阳光一样的光芒
永远,永远
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是我们不朽的
精神图腾

浅秋（外一首）

□胡巨勇

一场雨造访之后
西风开始收割蝉鸣
面对蛙语书写的季节履历
荷香的校对弥漫着诗意
包括九月的草色和鸟语呵
这些都是岁月的原著
雁影的笔谈,寄语
头戴雏菊的村庄
明喻里的空旷
碾过游子的心原

披一身露水和夕阳
牵牛花爬过篱笆墙头
朵朵笑脸,聆听
草丛里蟋蟀掩隐的密语
炊烟保持缄默

不经意间,黄昏
又短了一寸

秋 蝉

一定是痴情的恋歌,告白
于高高的舞台

不怀疑,我从不怀疑
如果秋色不是这样静美
如果坚守的内心,没有浓情
曼舞飞扬

谁愿意将火辣辣的情话
老调重弹,一再固执地
交给户外的浅秋
接受众生的检阅



金色山岭

李昊天 摄

麦 收

□刘 峰

小南风一起,麦子黄了。蓝莹莹的天穹下,成熟的麦儿,金闪闪、黄澄澄、香甜甜,引得让一朵朵路过的白云驻留;小南风继续吹,从白日到夜里,“沙沙沙,沙沙沙——”,有经验的父亲,能从中听到风儿挤干麦粒水分的声音。

舍不得飘走的云,终日在麦田上空缱绻,父亲说,云积易雨,天气说变就变,赶紧动手割麦吧。为了补充体力,父亲摸黑,从供销社称回了一挂五花肉,交给母亲,然后,借着煮熨磨好镰刀,这才叫醒了我,赶紧用早餐。

来到地里,只见露珠闪闪,从麦田深处,不时传来布谷鸟的啼鸣,“快抢快割,快抢快割——”,叫得人心醉。父亲作了示范后,我揽几株麦子在手,顺手将镰儿一挥,唰——麦子乖巧地倒在了臂弯。当倒下的麦子多了,扎成一团,竖在地里。

麦子,古老的麦子,养命的麦子,缩在手心,抱在心口,是那样的熨帖。露水,一粒一粒地坠下;鸟鸣,一粒一粒地坠下,由于是第一次割麦子,我感到劳动是那样的开心,但很快,随着旭日初升,地气蒸腾,露水慢慢干了,汗水渐渐流淌,腰儿开始疼了,手臂变得沉重,痛苦来了。

饱满圆润的麦粒,原来竖着一根根麦芒,一不小心,它们像刺儿一样钻入衣裳,在皮肤上逆行,弄得人又疼又痒,难受极了。一分种,我的麦子开始割得参差不齐,有时割了好远,一回头,仍有几颗麦子傲慢地站在地里。

母亲见了,心疼不已,父亲用心良苦,故意视而不见。他的凌厉的眼神告诉我:这可不是课堂,说逃就能逃。由于汗水流进眼眶,惹得视线模糊,动作一乱,只感觉脚踝一阵灼烧,低头仔细一瞧,哎呀——镰尖划破了裤裆,伤了

看稻场的故事

□阮胜明

在早稻收割的这当儿,忽然没来由地想起了自己看稻场的故事。

四十年前,我高考败北回家后,到生产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稻场。在生产队,这可是一份绝对的好差事,睡睡觉就可以挣工分,一般人做梦都没份。我父亲是生产队队长,安排我看稻场似乎“名正言顺”。

晚上我和保管员两个人一起到村子外面的稻场去看护白天社员们刚刚从田里收割回来的稻子。稻场上堆着两大堆黄灿灿的稻子,那可是一个生产队全体社员的口粮,丝毫马虎不得。但我瞌睡大,每天晚上都是保管员在值班守夜。保管员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对我很好,总是对我说:“毛你,你瞌睡大,去困觉,我一个人看,没事。”就这样,名义上,我是每天晚上都去看稻场,实则就是去睡大觉。我睡在帐子窠了,免受蚊虫的叮咬。有时,保管员兴致来了,还为我说些故事,什么《岳飞全传》、《水浒传》,都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候,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下,进入我的记忆的。

记得有一回,我一觉醒来,却找不到保管员了。一个人在村子外面,我有点害怕。我用被单将自己的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眼睛闭得死死的,生怕有什么妖魔鬼怪来害我。我越害怕越是睡不着;越是告诉自己别怕,就越是怕得紧。后来,保管员来了,将我的帐子撩开。我害怕极了,以为真的是鬼来了。结果,保管员用手拍拍我,并将一条大菜瓜递到我的手里。我这才敢慢

慢睁开眼,接过菜瓜脆生生地啃起来。看了几个晚上之后,我的瞌睡也不是那么大了,夜里也常起来围着稻堆转转看看。你还别说,在我有了如此责任心之后,保管员反而瞌睡多起来了。有一回,我起来方便,突然模模糊糊的视线中,我发现有个人影。我赶紧叫醒保管员,保管员起来后,这里找找,那里瞧瞧。一圈过来,保管员对我说:“毛你,没事,困觉去。”第二天,我回家将昨晚的情况跟父亲汇报了。父亲笑笑跟我说,你夜里放精点。

几天后,保管员被我父亲开除,原因是有人举报保管员监守自盗。我这才明白,原来保管员要我睡觉是别有用心的。那天夜里,我醒来找不到保管员,其实,那会他也是在偷稻,然后在哪里顺手摸了一条菜瓜来贿赂我。我不知道保管员从稻场上挑回家多少稻子,反正那次后,我自己也感到对不起生产队社员,于是我跟父亲说,自己不看稻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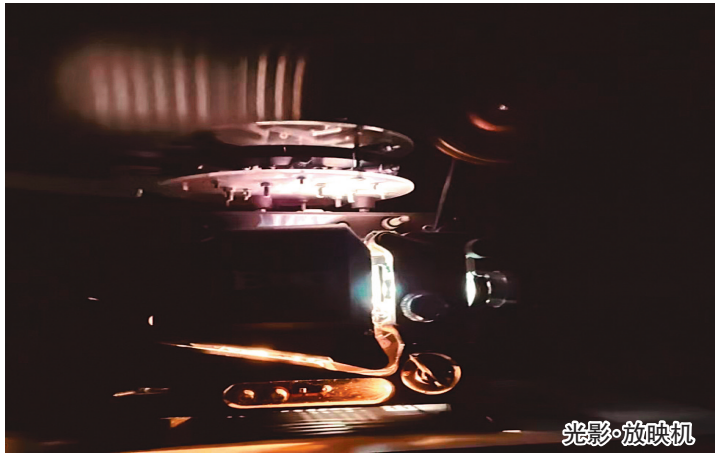
今天想起来,那个保管员监守自盗,虽然于法于理于情都不对,但那个时候人也太穷了,不去偷点,恐怕连命都难保了。跟保管员看了将近20个晚上,我就觉得保管员是个好人。他也是没办法,他家里的人口太多,仅靠生产队分一点口粮,是解决不了挨饿受饥的问题的。现在,稻场上堆的都是稻子,谁家都一样,也用不着看稻场了。和我一起看过稻场的那个保管员如果还健在的话,也用不着犯傻去监守自盗了。但那段往事始终难忘。



星尘·遥望



光影·线条



光影·放映机



透视·延伸

光与影

邹晓霖 摄

